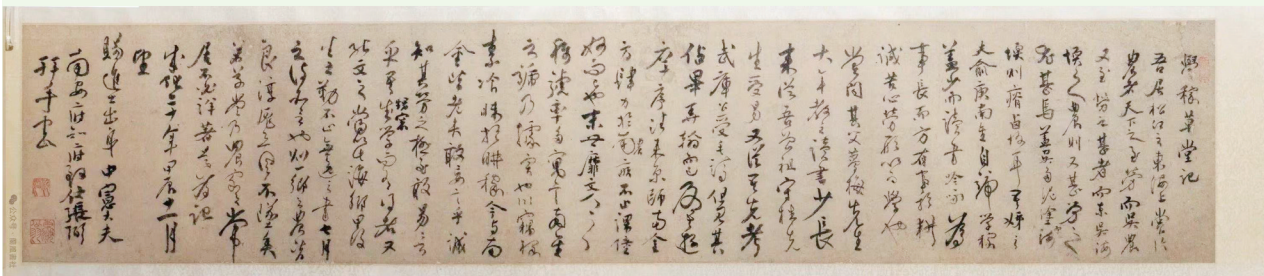


乐清神童张环 明代书画艺苑的璀璨流星



■潘拯朴

日前，上海博物馆东馆展出了明代草书大家张弼名作《学稼草堂记卷》，其卷首题字者是乐清的一名8岁孩童张环，这一信息瞬间吸引了我的目光。展卷细观，张弼的行草笔走龙蛇，而张环所书“学稼草堂”四字，楷书工整稳健、庄重浑厚，与张弼的行草形成了鲜明而和谐的对比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张弼在题记中云：“乐清八岁童张环来予云间，而予甥俞囊索书此四字。成化甲辰十一月二日拜圣节回记。东海翁。”成化甲辰即成化二十年（1484），其时张环以神童荐举为翰林院秀才，在途经松江时，挥毫写下了这四字，由此一段老少书法大家墨迹交相辉映的佳话便流传下来。如道光间姚健在卷后题跋赞道：“以翁负一代重望，迺为八岁童作跋尾，奖掖后学，乐取人善，雅量殊不可及。”最末题跋者许咸亦云：“署书乃八岁童张环书，东海为之题记，后人亦加珍惜，环亦幸矣夫。”

查阅《光绪乐清县志》卷八《人物·杂艺》所引《书画录》记载：“张环，乐清人。以神童举入翰林，为中书舍人。八岁时，能作径丈大字。”然而，众多文献资料均未明确张环的具体生卒年份。

幸运的是，从《学稼草堂记卷》的相关信息中，得以确定他生于成化十三年（1477）的乐清。这位在乡里以擅长书写“径丈大字”而闻名的天才少年，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笔墨掌控能力，着实令人惊叹。

故对于这四字，过去一直被误为出自张弼之手，张弼六世孙张安茂在顺治三年（1646）的题跋中认为：“此余先高祖东海翁之真迹也，家藏数种不及此题署四字。”居然如此赞美这四字楷书，甚至觉得家藏数种张弼书法都比不上。其后题跋者，多沿袭其说，大加赞叹，如己亥（1839）雷文辉跋云：“东海翁书为有明一代大家，然兹‘学稼草堂’四字楷法，又入蔡君谟之室。”

雷良树紧接其后也说：“学稼草堂四浑璞，似鲁公而秀道之气内涵，又似蔡文忠笔墨。知先生之于书道不名一家。”十三世孙仁麟夸奖此四字“笔力之遒劲，字体之严谨，直入颜柳之室”。这一误判还被多人认可，从一侧面显现八岁张环之笔力老成。他能够精准把握笔墨的枯润变化以及字间的疏密布局，从其笔下流露出的非凡天赋，预示着其未来在书法领域的无限可能。

这种早慧现象在温州地区并不鲜见。早在宣德年间瑞安的任道逊便以神童身份被举荐入朝；景泰年间温州姜立纲“七岁以能书，命为翰林院秀才”，而张环的人官之举，或许与姜立纲有着莫大的关联，当时姜立纲正担任中书舍人一职。

在翰林院求学期间，张环除了精研书法技艺外，还勤奋学习绘画，其绘画造诣亦达到极高水准。据明戏曲家张大复在《梅花草堂集》卷十一《笔谈》中提及的张环所绘《蟠桃图》，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更为全面立体的张环形象。全文曰：

“先大王母方以嘉靖改元周甲

子，有绘蟠桃图为寿者，曰张环，笔力遒细，有宋元人风概，而世不多传，其品故在妙能间。上有序侍御耿亭先生作，大王母弟也，诗于左者曰德兴训导周秋汀，余干令阍时望云，瑞安训导郑子充，右上杭令高归田，樊府教读王真愚，下则金宪周鹤村，孝廉吴纯甫，皆当时知名士。图藏先九德家。万历癸丑，光甫弟归。予自先君歿，不幸废视，家藏殆尽，得此如还珠返璧，悲喜不胜，亟付装潢家，表而新之。久雨初晴，将命桐曝书，尽复纪其事。屈指春秋，盖九十四年于兹矣。万历甲寅四月初五日。”

该画作创作于嘉靖改元（1522），张环时年46岁，画蟠桃图用以祝寿。历经94年光阴流转，到了万历年间，这幅作品依然被文人雅士家族视若珍宝而重新装裱，众人更是发出了“如还珠返璧”般的由衷感慨。观其画作，笔力遒劲细腻，深得宋元文人画的审美精髓与风格气韵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，画作周围汇聚了瑞安训导郑子充等十余位名士的题跋，从侧面印证了张环在当时艺术界的广泛影响力与崇高声誉。

张环的生平际遇宛如一面镜子，折射出明代神童文化的独特风貌。在那个高度重视早慧现象的传统社会里，书画奇才往往能够获得超乎常人的发展契机。尽管乐清神童张环未能在书画史上成为一代宗师级人物，但他在《学稼草堂》《蟠桃图》上留存的艺术灵光，以及有关“径丈大字”的传奇佳话，依旧如同璀璨星辰，为明代艺术史增添了一抹别样的绚丽色彩。

“走马裁诗”记韩偓

■湜小湜

有人成名于官场、有人成名于战场，有人成名于诗坛，有人成名于酒席。韩偓的一生，就是要从一场酒席说起。

公元851年，38岁的李商隐要去四川梓州（今绵阳市三台县）任职，照例举行了一场欢送会。李商隐的连襟韩瞻，带着小儿子韩偓来给姨夫送行。席间大家离愁别绪、借酒入诗，好不伤感。当时才8岁的韩偓，学着大人模样，也即兴赋诗一首，当场就“哇”声一片。

四年后回首往事，一生最擅长写《无题》诗的李商隐，报复性写了一首他史上最长标题，《韩冬郎/即席为诗相送/一座尽惊/他日/余方追吟/连宵侍坐裴回久/之句/有老成之风/因成二绝/寄酬/韩望/畏之员外》：十岁裁诗走马成，冷灰残烛动离情。桐花万里丹山路，雏凤清于老凤声。

冬郎是韩偓的小名，畏之是韩瞻的字。“雏凤清声”就是韩偓。

父亲韩瞻，曾担任过睦州刺史（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市委书记市长）；哥哥韩亿，曾担任翰林学士，是皇帝的秘书和高级顾问，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官员；外公王茂元，曾担任泾原节度使（地方上的封疆大吏，相当于一个省的司令员）。再加上姨夫李商隐，这些人都是那个时代精英中的精英。在这样的家庭里，政治上想不进步都难。公元889年，韩偓45岁，进士及第，正式成为末代帝国大唐王朝的一名公务员。

为什么说末代帝国，因为这时候距离唐朝灭亡，也不过18年。

韩偓的履历，遵循先地方后中央的进阶路线。可这时候的大唐，已经是一张破烂不堪的旧席。藩镇割据、朋党之争、宦官专权，300年的王朝集齐了砒霜、水银、百草枯“死透透”套餐。

公元900年，宦官集团率先发动

宫廷政变，废昭宗，立太子。作为一个受过儒家正统思想教育的大臣，韩偓必须也只能和昭宗站在一起，对抗汹涌而来的时代横流。他协助宰相崔胤平定叛乱，迎昭宗复位，因救驾有功，升任中书舍人，距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。

实际上，昭宗对韩偓的信任程度，已经远超宰相，多次想给韩偓“名分”，韩偓都拒绝了。

宦官之乱才平，党争之祸又起。因当朝宰相崔胤、李继昭不合，崔胤先是引入了藩镇势力、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入朝，后又召宣武镇节度使朱全忠入朝率制李茂贞。话说，700年前董卓就是这样被召进京。

朱全忠打败李茂贞后，涛声依旧，重复着昨日别人的噩耗。满朝文武见到他都瑟瑟发抖、避席起立，只有韩偓端坐不动。朱全忠早想独揽大权，那皇帝最宠信的大臣必然不能留。为保全韩偓性命，唐昭宗只得忍痛，将身边这唯一最知冷知热的人，贬为濮州（今山东、河南一带）司马。临走前昭宗拉着韩偓哭着说：没你我可咋活！（我左右无人矣）。

果然公元904年，朱全忠弑昭宗。韩偓携家眷南逃到江西，脱离了朱全忠的势力范围。905年，又从江西到了福建。907年，朱全忠正式取代唐朝，成为后梁的开国皇帝朱温。63岁的韩偓，也成为 一个没有福建户口的常住人口。

韩偓晚年潜隐于南安的山水之间，白天吹柴种菜，晚上写诗感怀。

他追思和昭宗在一起的那些日子，几乎是以编年史的方式再现了唐王朝由衰而亡的图景，作《感事三十四韵》；追叙在翰林院参与机密的事，写成古代中国笔记小说《金銮密记》。不过更多的，还是归隐生活，和偶尔发生牢骚。

他写了首《三月》：辛夷才谢小桃发，蹋青过后寒食前。四时最好是三月，一去不回唯少年。吴国地遥江

接海，汉陵魂断草连天。新愁旧恨真无奈，须就邻家瓮底眠。

辛夷就是玉兰，用现代汉语讲就是辛夷花刚谢，小桃花又开。三月三到寒食节之前，是四季里最美好的时节，可是青春却一去不返。身在吴地江入海，心想汉家墓连天。新愁旧恨心头绕，还是在邻家喝个烂醉洗洗睡吧。

为什么是醉倒在“邻家瓮底”，大概是自己穷到无钱沽酒。韩偓晚年手患风痹、老眼昏花，“案头筠管长蒲芦”，却坚决不食周粟，是《四库全书》盖章认证的“晚节如管宁，唐末完人”。

且慢，我们好像忽略了，为什么“四时最好是三月，一去不回唯少年”。韩偓的少年，好像被我们弄丢了。

时光的门倾泻而下，老病的韩偓仿佛焕发了生机：少年推开窗棂，见廊下飘着胭脂云朵，那是家里女眷的纱裙拂过青石阶，绣鞋尖头缀的明珠在晨雾里明灭。每一个女子都如此明媚，或在庭院花园荡着秋千，解裙休息时遇客来访，带着微笑跑开；或在曲江池畔赤足踩水，蝉翼般透明的披帛掠过莲萼；或在朱漆廊柱间，用银剪刀绞碎红绡，抱怨着新制的口脂太容易晕染。

在那20岁出头的年纪，韩偓专攻闺房情思，成为“香奁体”创始人。与诗歌盛世里的老大哥李白、杜甫相比，韩偓的文风确实“小情绪”上头。可五代的到来，李璟、李煜开始登上历史舞台，词的春天来了，韩偓也不失为唐诗和宋词间的一座桥梁。

在中国文学史上，鲜有诗人像韩偓般，被割裂成两个镜像。一面是《香奁集》中倚红偎翠的浪荡才子，一面是《金銮密记》里执掌机要的忠贞宰辅。这种分裂不仅是文学体裁的选择，更暗藏着一个末代士人在盛世余晖与乱世烽火间的精神突围。

「风物」

木姜子

■陈龙寿

一年花事，当从腊梅开始。

其实，木姜子花可算一年当中最早的山花。秋季还没结束，早早抢在腊梅之前开起来。腊梅是明星，不管什么时候开放，一登场便可以上头条，江湖地位甚至高于汪峰。木姜子不一样，满山开遍了，还是没有引起你的注意。

山野的花过于轻微。

腊梅早采收花，木姜子的花直至四月才退场。这时，乐清山野的春意才真正开始放肆起来。每次上山，沿途一树一树的黄花，挤在光滑的枝桠上精神抖擞，煞是壮观。

乐清人将木姜子叫做山胡椒（植物学上还有一个学名也叫山胡椒的植物，归属于与木姜子同科不同属的山胡椒属，形态上与木姜子极为相似）。小孩子不喜欢它的辛辣味道，把它叫做臭柴。大家从没有正眼看它，也没有像川贵地区那样将它当宝贝供着。上世纪80年代，有人跑到山区大量收购，据说是拿它去炼风油精（可能是精油）。

这时村民才发现山上原来有这么多木姜子。采摘木姜子是一项细致活，拉下树干慢慢一撮撮地摘取，没有巧劲，没有快捷途径，有的只是重复地摘取，摘完再轻轻地放进袋子或篮子里。家家户户采了许多，装袋，堆满屋子。整个村弥漫着辣味，连蚊虫也跑光了。这项让村民有了计划外收入的采摘工作只持续了一两年便匿迹了。现在只隐约记得当时上山收购的客商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小玻璃瓶，打开盖



雁荡山的红皮树

■李振南

这个世界上，花开红色的树木，比比皆是，幼枝鲜红的树木，不知凡几，而秋叶变红的树木，也多不胜数。但很少人见过树皮是红色的，准确地说是树皮红褐色的树木。

雁荡山观音洞口的凉亭边就生长着这种红皮树。你先不要说，自己没见过。或许你见过了也没有印象，更不知道它的名字。现在即使我告诉你，它的学名叫大叶桂樱。你可能还是一脸懵懵，心里在想：这是什么树啊？有桂又有樱，要不再跑去看看。

其实，在上世纪80年代初见这种树时，我更惊讶，心想：学林这么多年，居然没见过这样的树。后来，我在调查雁荡山的名木古树时，经专家鉴定，才知道它的学名。那个时候，可没有那么多的资料供我查阅，更没有“百度”和“形色”可以对照，认识陌生植物，是要花大气力的。

的确，大叶桂樱在野外并不常见，平时都是夹杂在常绿阔叶林树丛中，茫茫林海，谁来寻觅它？树皮红色也不是它的必然特点，因为它幼小的时候，树皮呈灰褐色甚至黑褐色，并不显眼，只有它到了一定的岁数，外树皮脱落 后，才会出现红褐色的内树皮。倘如它再古老沧桑一些，老树皮全部脱落，那么，整个树干看起来都是红褐色的了，且更加明亮鲜艳，引人注目。而大叶桂樱这个定名，传到民间的年代也不久远，只有那些整日与植物打交道的专家、学者才会关注它，偶尔也研究它。不过，一直以来，他们几乎没有做出大的反应，这便让大叶桂樱成了大山里沉默的注脚，森林中孤独的存在。

植物志书说，大叶桂樱隶属于蔷薇科、桂樱属。这个属的植物全球有80多种，大多数分布在热带地区。我国有13种，主要产于黄河流域以南，尤以华南和西南地区分布的种类较多。各地对大叶桂樱的称呼也是不一而论，如广东人称它为大叶野樱，广西人称它为大驳骨、驳骨木，云南人称它为黑茶树，台湾人则称为黄土地。

一种植物有这么多的俗名，说明它在我国不难见到。所谓一回生二回熟，除观音洞口外，前些年，我在雁荡山的灵岩景区和柳市刘公谷山顶的官山也发现了大叶桂樱，尤其是官山的那一株，树干通红，至少有一百多岁的光景。显然，大叶桂樱并未走出森林，走出大山，走向城市，走向人间，似乎还是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的样子，更不要说被公园、街道、小区栽培，利用了。要知道，桂樱属的其他植物，其树皮都不是红色的，唯有大叶桂樱是红色的，红得自然，红得鲜艳，红得骄傲。这样的树木，早就应该引起

子，那四溢的香立刻充满了整个房间。客商说：这是木姜子炼出来的油，很贵。有好事的村民在面里下了几滴，哇，香，比解放前的乌烟壳还好吃。

毫无用处的木姜子居然可以换钱，村民受到启发。第二年，全村老少加工虾片，拿生姜切片晒干，加入虾皮和番薯粉，制成成品，可油炸，很脆很香。由于没有持续的订单，村民尝试一两年也放弃了。

很多年后，我去了长沙，住在九所宾馆。早餐自选餐厅里有凤爪，我居然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，一人盛了一盘，慢慢啃光。有人告诉我：这是用木姜子浸泡出来的味道。不过瘾，夜里跑到解放西路去找。

大部分人都知道贵州名菜酸汤鱼，但未必知道酸汤鱼的灵魂香料竟然就是木姜子。在江浙菜系里，木姜子没有应用，山里人也只是偶尔用于泡菜或药用。有一次上白龙山，看到有人晒了许多木姜子，说是炒起来可食用。这也只是山里人才能享受的美味，没有大厨真的拿它上餐桌。

2013年上山造房，我便留意木姜子，采摘了一些晒干。后来弄了几个荣经砂锅，每次炖鱼炖骨头时放入几颗，用煤油炉炖上三四小时，汤味强于花椒。有人好上这味道，隔几天便上山炖上一锅。

就这样，对木姜子有了亲近，后来在山上挖了几棵，随便种在屋前，当年活了，还立即开花结籽。

这些似与花事无关了。

大众的注目，早就应该成为珍贵的观赏树木才行。

现在，我必须要说这种树木了。大叶桂樱为常绿大乔木，叶片形状与桂、樱较为相似，且较大，绿得有光泽，油亮油亮的。树冠美观，呈完整的蘑菇伞状，能撑起一片天空。它的身姿高大挺拔，高度可达10至25米，宛如一位身着红衣的巨人，守护着脚下的土地。树枝横展，偶有下垂，灰褐色的小枝上面布满了明显的小皮孔，这些皮孔仿佛是岁月的痕迹，记录着每一场风雨，每一缕阳光，每一个来观望它的人。

大叶桂樱不仅树皮美丽、奇特，让人一见难忘。其花也很有特色，每到仲夏，绿油油的树叶下，一串串毛茸茸的小白花开始怒放，这花朵串连在一起，像似一支洗漆茶杯用的毛刷，十分怪异。花虽然没有桂花那么香，却比樱花香多了。大叶桂樱开花，空气弥漫着一股沁人的香味，引得蜜蜂、马蜂以及蝴蝶在花丛中穿梭着，不约而同地享受着凉意阵阵的夏天里花儿奉献的甜蜜。

在我眼里，大叶桂樱的花季是惊心的。它的花，不是樱花的轻粉薄红，不似梨花的素缟凄清，倒是把整个江南冬天的雪都攒到夏天来落。细看它的每朵五瓣小花，被小小的绿萼托起，中心泛着极淡的鹅黄，透露出乳白曲卷的花蕊，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甜白釉瓷碗底那抹若有若无的暖色。当满树银花压弯枝条，红色的树干便成了盛雪的乌木托架，又让人想起明代文震亨在《长物志》里说的“雪里芭蕉”——中国文人的美学，原就崇尚这股矛盾的和谐。

花落蒂熟，大叶桂樱的果实也是惊艳的。它的果，颜色变化丰富多彩，初生时红绿色，成熟时紫黑色，尤如满树点缀着颗颗黑珍珠，神秘莫测，梦幻炫酷。俨然是一位古典贵妇盛装出场，端庄稳重，气场十足。

大叶桂樱也是有文化印记的。我曾看到南宋张炎纂修的《会稽续志》里有它的记载，把它叫做“赤皮樱”，说：“其木肤如赤霞，花若积雪，四月始华，香清益远。”我想，原来这树还有这么诗意的名字，且已在江南烟雨中立千年，只是别的文人多爱咏梅兰竹菊，或许没有闲暇顾及它，否则，赤皮樱的名字必将广为流传。

最动人的记载藏在清代《越缦堂日记》里。李慈铭写绍兴老宅中的赤皮樱：“每岁春深，与内子对坐树下，落英满衣如披鹤氅。忽忆及元微之‘闲坐说玄宗’句，觉百年悲欢皆在此树阴中。”这让我想起观音洞口的那几株，虬枝探入佛殿屋檐，每当暮色浸透暗红树干，总让人错觉那抹朱红是《牡丹亭》里杜丽娘抛向虚空的水袖。